



三八河边

魯彥周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2707

电影文学剧本

三八河边

鲁彦周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59·北京

內 容 說 明

这是根据真人真事编写的剧本。

“三八人民公社”的今天，是这样的繁荣幸福，但是三八公社的农民群众在成立公社前却曾经走过一条并不很平坦的道路。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得了土地，但没有足够的农具和劳动力去耕种，党号召成立互助组，但是有些劳动力弱的农户没有人要，特别是一些缺乏男劳动力的家庭。妇女陈淑贞在党的支持下把这些人组织到一起，经过了許多困难，巩固了这个几次要垮的互助组，并根据组员的要求成立了合作社。剧本一直描写到成立人民公社，中间经过了許多动人的事迹，证明了党的政策的英明，符合亿万农民的意愿。

剧本勾画出了几个富有性格特征的农村妇女形象，如快嘴的张芝兰、怕事的黄正荣、天真热情的李英等，而正直的、一心向党的陈淑贞，作者更给予了她充分的描绘。通过这个普通农村妇女的成长过程和这个妇女互助组发展成三八人民公社的动人故事，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几年来我国农村重大变革的侧影。

三 八 河 边

魯 彦 周 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合顺寺1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89号

財政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公厘 $\frac{1}{32}$ • 印張 2 $\frac{3}{4}$ • 字数66,000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600册 定价：0.22元

統一書号：10061·144

統一書号：10061·144

定 价： 0.22 元

CA050/06

—
丰盛的夏天，綠蔭遍地，白云朵朵。

三八人民公社的大道上，整齐的楊树排列两旁，树下面，行行黃花菜正盛开着，色彩绚烂，夹着一些野生的紅色喇叭花，自然地織成一幅美丽的图案。

平整的路面上，远远驶来一輛乳色鑲紅边的大轎車。

路旁岔道处，站着一排人，領头的是一个妇女，穿着天蓝色的褂子，紅潤的脸上，满面笑容，她望着远处的車影，有时回过头来和身边的人說句什么，笑的更欢。

这排人的最后面，是二十来个戴着紅領巾的男女少先队员，一个个精神抖擞，敲打着鑼鼓，吹奏着笙簫管笛，儼然是一个小小的国乐队。

路两旁的棉田和青汪汪的水稻田里，站着不少在劳动着的公社社員，她們显然也是有所等待，所以暂时把活儿停止了，把手搭在額头上向远方望着。

地里边，星星点点的小紅旗，在风中飘拂，旗上有的写着“第一連桂英棉花专业队”，有的写着“第四連火箭水稻专业队”。

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是一座砖瓦白牆的楼房，楼房前面还有一些建筑物，那里似乎也站了不少人，但因为隔得較远，看不真切，只見紅旗飄揚。

車子漸漸近了，少先队员们鑼鼓打的更热烈了，田里的人、路边排着队的人，都一齐鼓起掌来，掌声淹沒了树上喧叫的蝉声。

領头的这个妇女，搶先一步走到車前。車門打开了，第一个跳下来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同志，她手里抓着一个小红旗，小红旗上写着“安徽省妇女参观团”几个白字。

这位中年女同志一跳下車，就热情地和迎来的妇女紧紧握手，喊道：“陈淑贞同志，你好！”

陈淑贞双手抓着这位女同志的手，热烈地说：“杨主任，我们等了您老半天啦！”

省妇联主任杨哲伦一面拉着陈淑贞，一面向正在下車的人喊：“同志们！这位就是三八人民公社社长陈淑贞同志。”

車上人陸續下来，都是女同志，但服装可不一样，有的穿着农村装束，有的打扮的很时兴，杨主任向第二个下車来的长得很丰满壮实、胸前挂满了奖章的龙冬花喊：“龙冬花同志，这位是陈……”

“我们早认识了！”陈淑贞和龙冬花握着手道：“在北京一道开过会。”

龙冬花也笑道：“我们还一道去见毛主席的呢！”

在她俩说话的时候，突然由車上搶先挤下来一个三十来岁的、穿着一件深色綢衬衫的女同志，她喊了一声：“陈社长！”就急不可待地向她扑过去。

“是你！”陈淑贞惊喜地喊，和她拥抱起来。

“我特从上海赶来的！”穿綢衣的女同志把两手放在陈淑贞的肩上，端详着陈淑贞说：“你更年轻啦！”陈淑贞笑嘻嘻的道：“快点看看我们公社，大家都想你呢！”

这时車上人差不多全走下来了，陈淑贞挨个的和客人们握手，站在旁边的杨哲伦不断替她介绍着：“这是农业劳动模范杨桂枝，这是劳动模范管福英！”

“我们都认识呢！”年轻的管福英活泼地说。这一说，杨哲伦笑了，接着又介绍起来：“这是纺织工人劳动模范，这是马鞍山钢铁联合公司女工长，这是女电焊工，这是……”杨哲伦刚介绍到一位提着小手包的女同志，陈淑贞接过来说道：“这位同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

“她就是严凤英嘛！”杨哲伦说：“你大概在天仙配上看过

她！”

严凤英和陈淑贞热情地握着手，两人都笑了，严凤英拉着站在她身边的一位年轻姑娘对陈淑贞说：“这是女歌手殷光兰，叫她给你们社编个歌来唱。”

“欢迎！欢迎！”陈淑贞紧紧抓着殷光兰的手摇晃着。

这时，少先队员们都上来了，两个少先队的中队长——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学生和一个年岁相近的女学生，捧着一束鲜花，献给参观团的同志。献花中音乐响的更欢快、更热烈了，参观团的人敲着掌，欢迎的人群敲着掌，地里的社员也传来了热烈的掌声。

通向人民公社大楼的路上，陈淑贞、杨哲伦以及那位从上海来的女同志走在最前面。

参观团的同志们，排成了一列长长的队伍，一面走一面打量着这里。

这是公社的中心点，一个不小的体育场在楼房的前面，球场上还在进行着比赛，队员们球衣上鲜明地印着“公社炼铁厂”。另一方印着“水稻专业队”。

穿过体育场，便是一排几座瓦房，一边挂着“三八人民公社文化宫”，一边挂着“三八人民公社广播站”。另外一些房子上面，也挂了小牌。“党委办公室”、“生产办公室”……

穿过这几所房子，便是一个花坛，花坛中间竖立着一个大旗杆，五星红旗在空中飘扬着，花坛的右边是一个设备很不坏的气象站，气象站门前也有一根旗杆，上面挂了几个高音喇叭，这时里面正响着“欢迎参观团，向参观团致敬，多给我们提供宝贵意见……”的声音。

花坛的正面是一座楼房，楼房的走廊上，挂了一幅标语，上面贴着“欢迎参观团”几个大字。

走廊的柱子上挂着一个白底红字的大牌子“三八人民公社”。

走廊下面站着一群人，他们也拍着手向参观团致意。陈淑贞和

楊哲倫先走過來。

陳淑貞指着一位三十來歲的高个子向楊哲倫說：“這是我們社的黨委葛書記。”

那位從上海來的女同志，好像和這裡每個人都熟悉。她和葛書記握着手，葛書記一面向參觀團的同志點頭，一面對這位女同志說：“社員們都在盼你呢！”

“我也非常想大家。”她說，激動地指指周圍的環境，說：“變化的多快呀！葛書記！”葛書記笑道：“現在是一天等於二十年的時代嘛！”

歡迎的人簇擁着參觀團走進了辦公室。

辦公室里，一色玻璃窗，寬敞明亮。白粉牆上，挂着各式各樣的圖表，左邊橫牆上挂着一張巨幅的毛主席像，主席像兩旁，几十幅鮮艷的錦旗，琳琅滿目。

參觀團的人圍着長桌坐下來，楊哲倫站在桌旁微笑着說：“等一下參觀吧！現在請陳淑貞同志向我們介紹一下，介紹完了，我們再去參觀！”

大家鼓起掌來，掌聲中陳淑貞站起來了。

她帶着笑容，抹抹頭髮，謙遜地說：“我不會說話，關於我們的公社和我自己，都是黨一手培養起來的。上級還把我們拍成了電影，給了我們全體社員很大鼓舞，張瑞芳同志——”陳淑貞說到這里，用手指着她鄰座的那位從上海來的客人，原來她就是著名的電影演員張瑞芳。

陳淑貞指着張瑞芳繼續說：“我不會演電影，就請了張瑞芳同志演我。我們搞互相組，是從1952年開頭的，那時土改結束不久，我丈夫被提拔到外鄉工作去了，我和我的爹娘、孩子在家里。”

張瑞芳這時站起來一下，大家都用熱情的眼光看着她，看得最熱切的要算嚴風英、殷光蘭和管福英了。

張瑞芳給大家點了點頭，微笑着坐下來，她明亮的眼睛閃着光，用手抹抹披到額前的頭髮……

画外陈淑贞的声音：說到家，我們从前哪有家呀，丈夫是个孤儿，我們結婚連一个床都沒有，我第一个孩子就是在人家墙脚下生下的。共产党給我們安了家，分了土地，过起人的生活来，所以那时我虽然还没有什么觉悟，但是总希望能給咱穷人做点事，給党做点工作，碰到有人想欺騙党，我就站起来講話。有一天，这情况讓新来的指导員发现了。

二

随着陈淑贞的声音，出現了一个很大的村庄，房子很破旧，場上坑坑洼洼，在村西的一块空地上，坐着一群女人，但也有少数男人，有的抱着小孩子，有的带着針錢籃，坐在地上，象是开什么会。

人群中，我們看見同刚才在办公室所看到的一样，一双明亮的眼睛，一只手还在抹着披到額前的头发，好象上面的动作到这里才繼續完成一样，可是時間、环境、地点都不同了，作着这样手勢的已經不是张瑞芳，而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穿着带补綻衣服的农村妇女。

现在这里的环境，和我們在人民公社所看到的正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里一色狹隘的草房，牆上大洞小洞。

村里，虽然是春天，但树木还很少，只有一排楊柳树显出浓浓的春意。有时飞来一对小黄鳥，啁啾叫着。

在这个場上坐着的人，衣服也都不很整洁，这时会好象快結束了。

乡指导員楊德丰，一个三十来岁长的挺英俊的人，他站在人群中說：“有人提議选陈光福家里做妇女代表，大家意見怎样？”

“同意！”有好几个人同声說。

楊德丰望望会場，正要說什么，突然这位穿补綻衣服的妇女站起来，坚决地說：“我不同意！”

原来好象就要散会，她这么一表示，大家都回过头来看着她。这时有人喊起来：“不同意说出个道理来嘛！”

“我就是不同意！”这个妇女固执地说。

一个个子不高、长着一点小胡子的人微微欠了一下身子说：“大家选我老婆做妇女代表，我不能替我老婆争，可也不能反对，少数服从多数！”他叫陈光福，刚才选的正是他的老婆

“我就是不服她领导！”这个妇女既认真又坚决地说。

这一来大家都僵住了。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李英拖着长辫，躲在人后怯生生地说：“明天再选吧！”

杨德丰注意地看了那位妇女一眼，想了想说：“大家再酝酿酝酿，要选一个真正能替大家办事的代表！”

会散了。有的抱起孩子，有的端起针线筐子，东西南北地散开了。

杨德丰走近一个妇女身边，指着刚才说不同意的妇女背影随便问问似地说：“她叫什么？”

“陈淑贞！”这妇女回答。

“陈淑贞！”杨德丰重复着……

陈淑贞家。这是一个单独的小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槐树，正抽着嫩芽，后面是两间不大的草房，院子里扫的很干净。

陈淑贞坐在小凳上吃饭。两岁多的孩子骑在她的膝盖上。淑贞的爹蹲在地下咬着大葱，吃着高粱馍，娘躬着腰在收拾什么。

陈淑贞一面喝着稀饭，一面喂着孩子，娘在旁边说：“晌午开会到底是怎么回事？说你把会给开散了！”陈淑贞眉毛一皱说：

“她们提陈光福家做代表。他家城关有菜园，外面有高利贷，她能替穷人办事？”

“有高利贷？”爹惊讶地问。

“我咋儿才听张小发讲的！按政策，我看他就够上富农。”

“管人家这些事干吗？”娘说，“春天快到了，咱家分了这许，

多田，沒有牛沒有犁，該怎么种也不想！”陈淑貞望着娘說道：

“不管？讓坏人欺騙政府，這……”

正談着，外面忽然有人喊起來：“陈淑貞在家嗎？”

“誰呀！”陈淑貞喊：“進來坐吧！”

楊德丰走進來了。笑嘻嘻地招呼：“吃飯了？”

“指導員！”陈淑貞忙站起來，娘忙着拿板凳，爹在一旁熱情地伸出手說：“請坐，坐坐吧！楊指導員！”

“你們吃飯，別客气，自己人客气啥！”楊德丰坐下來，伸出兩個指頭，逗逗孩子，一面逗一面問：“是不是這孩子在人家牆腳下生的！”

陈淑貞睜大着眼睛，這眼睛充分說明着這樣一個意思，他怎么会知道這些的？楊德丰把孩子接過來，一上一下地拋着說：“你爸爸呢！怎么不回來看看你！”孩子也很好玩，不怕人，被逗得咯咯笑起來。

楊德丰好象專門是來玩玩的，也不問什麼具體情況，只是隨便地問：“土改了！分了田地了！你們打算怎么安排生活呀！”陈淑貞笑道：“怎么安排呢！反正往前走，日子總歸會一天好似一天的！”

“怎么样才能一天好似一天呢？”

“把田做好點，多收一點。”陈淑貞說：“指導員，現在日子可有指望了，有田有地，共產黨、毛主席把我們都安排得好好的，還要我們想啥！”

楊德丰搖著頭，臉上依旧帶著笑容說：“一切都指望黨和毛主席給安排，大家還做些什麼呢？”

“我們能做些什麼呢！听政府的話。”陈淑貞回答，“种好田地唄！”

楊德丰轉過頭來向淑貞爹：“老爷子，你說呢！”淑貞爹笑着抓抓頭，“我想不上來，我只愁着田种不來，沒有牛，沒有犁！”娘在旁邊也插進來道：“指導員，我有一個心思，說出來你別笑。

現在分了田地，可是，有的勞力強會掙，日子一天天好，有的缺勞力，做不來，生災害病，水災旱災的，幾年一播弄，不又是窮的窮，富的富嗎？”

“那可不能富！”爹說：“人一富，心就變狠了，就要卡窮人的脖子！”娘很不高興地沖他說：“你能叫人家不富？”

“好！”楊德豐說：“老爺子和老大娘問的有意思！要是叫大家都富呢，象蘇聯集體農莊那樣，好不好？”

“集體農莊！”一直若有所思的陳淑貞說：“一家一戶的，啥時候才能集體？”楊德豐摸着孩子說：“就象這孩子一樣，從小長到大，咱們先從互助組開始做呢！”

“從互助組開始？”陳淑貞似乎是問又似乎是在回味這句話。

“對了！從互助組開始！”楊德豐這回不笑了，“要參加互助組，還要帶頭組織互助組。陳淑貞，你說，我們能做些什麼！我們現在就能做這個，對不對？”

陳淑貞眼睛轉了轉，象研究什麼秘密似的，楊德豐這才把孩子放下說：“你把陳光福家的情況談一談吧！”

“喲！”陳淑貞應着，放下了早已空了的飯碗。

三

幾對小燕子快樂地在柳叢里穿過，野花盛開，春天真正的來到

了。
平原上，遍地是綠蔭蔭的庄稼，象是整塊碧玉雕成了這個平坦的原野。

朝霞升起，陳淑貞扛着鋤從家里走出來。

一個矮草房裏傳出來吵嚷的聲音，女人的尖嗓子：“你這窩囊廢，男人都給你當屈了！”接着小門嘩啦一聲被推開了，一個又矮又瘦的男人被推了出來，門口出現了一個又高又大的女人。這對夫妻一高一矮，正形成了一個鮮明對照，男的叫陳春茂，女的叫李朝芳。

女人指着男的脸上罵：“我倒了八輩子霉，嫁給了你，你不出頭，不能干活，要我去求爷爷拜奶奶，参加互助組，人家还不帶！”男的被罵着，直揉鼻子，不敢吭声，只是一連声地嘆了几口气。

女的又嚷起来：“你叹气，你有本事，你就去揮这口气，我不管呢！田地荒了算……”

陈淑貞赶忙走过来，拉拉李朝芳說：“大清早，吵啥？'別吵了！’”

李朝芳一把拉着陈淑貞，就流起眼淚来，边哭边訴：“淑貞，你說急人不急人，全村都組織互助組了，嫌我家勞力弱，不帶我參加，我家啥也沒有，眼看三月快完了，田地荒着，以后日子怎么过？”

“別急嘛！”

“飽漢不知餓漢飢，你家已經参加了互助組，当然不急了！”李朝芳象有意又象无意，頂了陈淑貞一句，陈淑貞被頂的无言可對。

陈淑貞快快地扛起鋤走了。

陈淑貞走出村外。

麦地里，散布着一小群一小群人，歌声在晴空中蕩漾，紧张的春耕大生产开始了！

一块四方方的麦田里，插着一面小紅旗，紅旗上有几个小白字“馬奇瑞互助組”。組长馬奇瑞是一个长得很壯实的小伙子，二十几岁，粗胳膊大臉，正在挑着糞。陈淑貞夹在人群里耨着地，劳动的愉快，使她的脸上更紅潤了。

陈淑貞抬起头，拭了一下額上的汗珠，抬起头正好看見远远的路边，一个个子很高的穿着一身青衣的女人，匆匆忙忙走着，她的名字叫张芝兰。

她长长的脸上，充滿着焦急、气愤，她望望田里的劳动人群，急的象火烧一样。

她迎着担糞的馬奇瑞，耐着性子，做出了一个央求的脸色。

“奇瑞！你总不能象那些硬心的东西一样吧！我，一个寡妇，两个孩子，不带我参加互助组，我拿嘴去啃地呀！”馬奇瑞为难地说：“大家不願，我一人也做不了主！”张芝兰拍拍手道：“你可以和大家说说！”馬奇瑞停了半天说：“大家说你嘴快，好吵……”这一说，可把张芝兰惹火了。脸一放，恶狠狠地说：“老娘嘴快吃了哪个？不带我参加算了，看老娘可能餓死。”屁股一扭跑了。

馬奇瑞好心地叹了一口气。

陈淑贞走到馬奇瑞身边，輕輕地問：“我們組里为什么不能把她们收进来？”

“我和組員談了，大家硬是不願，我又不好勉強。”

傍晚，陈淑贞扛着鋤回来了，前面走着那位叫李英的姑娘，一边走一边拭着眼睛，后面跟着一个颤巍巍地扶着拐棍的老太太。

陈淑贞在后面喊：“李英！李英！”李英不答，还是低着头走。

李英娘停下来，低低对淑贞说：“淑贞，你看咋办？闺女从小跟我討飯討这么大，也不知地里活咋做，啥也沒有，眼看政府分給了我們的地，沒法下种，闺女急的掉泪花，参加組又参加不上，你是我們西边的妇女代表，可能……”

陈淑贞脸上紅了，說：“大娘，你別急……”

“不急，季节不饒人啊！”李英娘叹息着……

陈淑贞望着这閨女的背影……

四

陈淑贞站在乡公所門前，有点犹疑，乡公所大門掩着，里面靜悄悄的。

楊德丰从她背后走来，滿身淤泥。陈淑贞惊讶地说：“你怎么搞成这样了！”楊德丰笑笑道：“干活来，从地里到你家，你倒跑来找我了！”

“指導員，你找我？”德丰嘖嘖嘴說：“你可看見，你們村上

互助組都搞起來了，就是還有一些婦女和缺勞力的沒組織起來，你是婦女代表，你看這事怎麼辦？”

陳淑貞說：“我也為這事來的。”楊德丰笑笑說：“那太好了！我們進去坐吧！”推開了門。

陳淑貞和楊德丰又慢慢走回來，楊德丰止了步說：“我明天要上縣去，你先試試看，不成，我回來再給你們想法子！”

陳淑貞走回村子，象是得到了什麼決定，走得又急又快。

陳淑貞在村里一個轉彎處碰見了馬奇瑞。

“奇瑞！我正找你，我打算出組了！”

“你出組？”馬奇瑞吃了一驚。

“以後我再和你談！”陳淑貞說。笑了笑又補充道：“你很快就明白，我不是對組里有意見。”

陳淑貞走回來，她的爹正在院里替一條小白驢子刷毛，陳淑貞的母親在給孩子穿衣。

“爹！”陳淑貞坐下來。

爹應了一聲，摸摸小驢的毛，拍着小驢，疼愛地端詳着。

“爹，娘，我想和你們商議一件事。”陳淑貞又端個凳子給爹坐下，“我想把幾家婦女搞在一起，組織一個互助組，你們看怎麼樣？”

不等爹開口，娘先說話了，說：“你在組里好好的，要出這個花样做什麼？”

“娘！”陳淑貞說：“你能望着那幾家把地荒了嗎？”

娘沒反駁，爹坐在小凳上說：“你想組織那幾家？”

“就是這幾家唄！”陳淑貞扳着指頭數着：“張芝蘭……”

剛說了一個，娘就搖起頭來：“她那張快嘴，你能……”

“你往下听嘛！張芝蘭、陳春茂夫妻 吳文玲、李英、黃正榮、還有我家。”

“這幾家都是女的，連條牛尾巴都沒有，怎麼能種地。”爹也搖起頭來。

“还有陈道順和陈太松呢！”陈淑貞說：“陈道順好占小便宜，人家不帶他，陈太松虽然是个男的，他也是啥也沒有，要他們參加，他們也会願意。組里有这两个男的，再加上爹，耨耨犁耖技术活也能对付的过来。沒有牲口，先凑合点再說，好在我家还有一条小白驢。”

娘耽忧地說：“不是我拦你，你把这么些人搞到一起，搞散了人家要笑呀！”爹摸摸下額，也很同意娘的說法，說：“你娘說的也是，你自己酌量一下。”

“沒啥酌量的。”陈淑貞說：“我已和奇瑞打过招呼，退出他的互助組，以后有困难，工作队乡长、乡指導員都在，那怕什么。”

陈淑貞看看父母亲沒怎么反对，喜孜孜地說：“娘，那我去找人啦！”

“忘了告訴你！”娘在腰里掏出一封信說：“老吳給你來信了，还寄來了錢！”

陈淑貞接過信，也不看，向袋里一塞，性急地跑了出去。

陈淑貞家的門口，这是一小块空地，許多小門都朝这边开着。

就在这块空地上，散散乱乱地坐着一些人，除了我們已經看过的李英母女、张芝兰、陈春茂夫妻外，还有两个年龄相差不大的妇女。一个瘦俏俏的、透着很精明能干样子的叫黃正荣。另一个穿的較差，胖胖的脸上，一股忠厚老实的神色，她叫吳文玲，是一个軍属。

张芝兰嗓子又粗又大，只听她高声对陈淑貞說：“淑貞，你想了这个主意，可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我第一个报名。黃正荣，你怎么样？”

黃正荣有着遇事要盘算盘算的习惯，一时沒能表示可否。张芝兰咳了一声說：“你不願？那你向人磕头去：好爹，好奶奶，求你帶我参加互助組吧！”

黄正荣被她搅的很不高兴，说：“你看你这张嘴，誰說不願来啦！我是怕我們全是妇女……”

“得了，得了。”张芝兰说：“妇女就不是人？”

陈淑贞看着张芝兰那个急性样子，心里很高兴，转头对陈春茂说：“春茂哥！你們呢！”

陈春茂沒敢点头，也不敢摇头，抓抓耳朵看着妻子李朝芳。李朝芳向他眨眨眼道：“看我干啥，該你做主的时候又不做，一点男人气都沒有。”

陈春茂忙大声说：“淑贞，我参加，我識几个字，可以帮組里記个工賬什么的。”

李英脸上的酒窝深深印出来了，笑着拍着手向陈淑贞道：“淑贞，那么就算成了！”

陈淑贞向大家反問道：“你們看呢！”

“沒意見！”张芝兰响噼啪地回答，接着大家都紛紛說起来。

“爹！”陈淑贞高兴地向蹲在門口的父亲說：“你看，我們互助組組織的多快！”

爹微微笑道：“这以后就看你們这窝女人齐心不齐心啦！”

“不齐心的是小狗！”李英天真地象个小孩子似地說着，惹得大家都哈哈地笑起来了。

“別笑別笑。”陈淑贞說：“光我們几个女人怎么行？”話沒落音，陈春茂搶过來說：“怎么光你們几个女人，我，淑贞爹，不都是男人！”

“你也算是男人！”李朝芳頂了他一句，不过这次並沒有什么惡意。

陈淑贞笑道：“以后在組里，可不准你再欺負春茂，我們女人多，要照顧男人。”“哈！”陈春茂忍着笑，很得意。

陈淑贞又說：“陈道順和陈太松也有参加互助組的意思，別人不要他俩，說他俩好占小便宜，我們可以把他俩也吸收进来，有些犁田等技术活我們女人不会干，他俩就可以干干，大家看怎么